



山高水长

张中行和那些老先生们的故事

段海峰◎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山高水长：张中行与那些老先生们的故事

段海峰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序一.....	6
序二：父亲的人生.....	8
上辑.....	10
忆张中行先生.....	10
和张中行先生的第一面.....	12
和张中行先生的书信往来.....	13
和张中行先生同室而眠的日子.....	15
张中行先生请客.....	19
“武术迷”张中行.....	21
张中行先生趣事一二三.....	24
家宴招待张中行先生.....	27
张中行先生不为人知的一些细节.....	29
张中行为我改斋号.....	33
议而未决的张中行研究会.....	34
和张中行先生互赠“礼物”.....	36
和张中行先生的最后一面.....	37
季羨林，大师的背影.....	39
诗里的艾青.....	40
我眼中的新风霞.....	41
签名本.....	44
名人来信.....	46
王蒙赠书：看人下菜碟.....	48
臧克家：“吹”点小牛也无妨.....	50

我和冯亦代先生的书缘.....	51
汪曾祺先生赠字.....	53
林斤澜做我的介绍人.....	56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57
不爱钱的吴冠中.....	60
一张扔在地上的报纸改变了杨振宁的命运.....	62
写写刘心武.....	63
下辑.....	66
热闹.....	66
搬家.....	67
西北纪行.....	69
评先.....	72
信任.....	73
醉酒.....	75
我的学拳史.....	76
“一笔书”谈屑.....	77
地坑院.....	78
寻找快乐.....	79
小赌怡情.....	80
伪日记.....	81
臧否.....	83
水仙与刀.....	84
十年一觉同学梦.....	85
二十二年圆一梦.....	87
数字人生.....	90
说忠诚.....	91
说谦虚.....	93
谈宽容.....	96
论诚信.....	98

夜宿永泰寺.....	101
鸟的天堂.....	104
距离之美.....	106
还敢吃什么.....	107
剪报.....	108
不再回来的哥哥.....	109
今日少林寺的武僧们.....	111
男孩为什么怕女孩追.....	116
马路求爱：浪漫赢得淑女归.....	118
坚硬的爱情与软弱的时间.....	120
真情何惧只一夜.....	122
灶王爷.....	123
爱心和宽容.....	125
迷醉在氤氲的幻觉里.....	126
果子狸的味道并不好.....	128
偶遇.....	129
细节.....	130
善无大小.....	131
记忆中的“牛黄解毒丸”	132
妖是妖他妈生的.....	134
绰号.....	135
沉默.....	136
我看见了梦.....	137
两次遇贼.....	140
我的网络写作生活.....	142
白发.....	144
新生.....	146
预言.....	147
美食系列谈.....	150

烩面之厚道，一如厚道男人.....	150
麻辣火锅，痛快你就喊出来.....	152
我与红烧肉，不得不说的故事.....	154
鱼的花样年华.....	156
像小资那样吃青菜.....	158
后记.....	161

序一

张中行

段君海峰是个奇人。这所谓奇是由比较来。“天降下民”，人都是同中有异，我们可以称之为常人。异有可能增加，至于大或接近大，离常远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奇人。离开常，至于奇，好不好？情况千变万化，很难一言以蔽之。举个史传中的小事为例，刘伶过分好酒，可以算作一奇，写和读《世说新语》的人都会认为其事可传吧？他的尊夫人就不这样看，孰是孰非？可行之道也许只能是容忍，或者说，意和行，离开常而不至损（或大损）己损人的，我们就无妨，或严，视而不见，或宽，用欣赏的目光扫一下。至此，可以说段君的奇，不知道他的尊夫人怎样看，我是觉得，表现的种种或绝大多数，是可以用欣赏的目光扫一下的。

我和段君结识，记得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他编《时代青年》，到北京去约稿。其后他多次到北京，我几次到郑州，见面的机会多，相处、交谈的时间长，了解也就越来越深。他是学财贸的，可是天性近于文，就走了反班超的路。他喜读书，读了不少。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其实读多了就不能不思。多思之后还会有下文，是有所知、有所感就想形于言。于是他写，写了不少，结集问世的已经有四种，诗两种，随笔两种。这都不足为奇，因为九字号的，有不少也是喝完稀粥之后，闲情难忍，据案把所思、所感固定在纸面上，然后找门路，灾梨枣。

改为说可以称为奇的，是他兴趣过于广泛，而且不停止于想想，简直可以说是做的比想的更快、更多。可举之证不少，只说一点点。他还习过武，据说有数年之久，所以能有与坏小子打架取得胜利的光荣经历。动武是此岸的事；是几年前，他忽而发奇想，向往般若波罗蜜多。意立即化为行，于是走入少林寺，求剃度，吃斋念佛。赖寺内大德具法眼，看出他既不同于古的慧能，又不同于今的弘一，而只是想人生的多种境都试试，他才得“下山”，回到书桌和稿纸之前。彼岸未能到，广泛的兴趣不减，怎么办？办法像是很多，其中一种是扩展及家属，

是不久前我到他家，才知道按照他的策划，他的夫人在攻书法，他的公子在攻围棋，并且都已有了可称为“升堂矣”的造诣。

他自己呢，当然不甘落后，向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仍是读而思（兼来于多种经历）而写；还不是泛泛的写，而是都经过吟味，经过观照，所以与过去的《有话要说》相比，深度增加了。语云，名者，实之宾也，所以结集出版，标书名为《品味人生》（现更名为《我和张中行——说不完的前世今生》编者注）。全书收随笔约四十篇，内容广泛，有写人的，有写地的，有写事的，也可以掇其神，说都是写己身之所经历，并深有感受的。确是文如其人，如《醉酒》《夜宿永泰寺》《“你也有今天”》《距离之美》《偶遇》之类，单是题目就大有吸引力。当然，正如书名所示，最值得读而思的是，比如一草一木之小，一饮一食之微，我们应该品味“他”是如何品味的。1999年2月，旧历虎去兔来之际，我为校书、编书等事来郑州，适段君此书写成，送来书稿，说希望我看看，评论几句。我老了，月上柳梢头、花市灯如昼之时，走上长街逐画轮为难，就坐在屋里品味段君笔下的一点点人生，也可以说是过上元节的一种享受吧，谢谢。

（张中行，已故著名作家，学者）

序二：父亲的人生

段蒙

父亲开过书店，我印象中家里总是有看不完的书（当然现在也不例外）。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是留着浓重胡子以及乌黑般乱发的所谓激进文学青年。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文学青年也的确是父亲当时的模样，所以现在的我一提起文学，总是有些亲切和熟悉，即使是小时候什么都不太懂的时候，提起文学总是有父亲这么一副面庞浮现在眼前，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文学是有模样的，是能够摸得着看得见的。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父亲乌黑闪亮的头发也只能靠染发剂来维持了，正是这种时间的磨炼，造就出他对人生的品味，才能让他去“品味人生”。

父亲有“品味人生”这个概念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成长的过程，毛头小子也不会有什么闲情雅致去品什么人生，因为人生对他们刚刚开始，还没体会怎么品呢？虽然我现在还处于刚上路阶段，但我的年纪正好和父亲“品”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在一个家庭，一起生活，所以我还是有那么点发言权的。因此我写序一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贴近作者生活的。

父亲以前出版的《品茶斋随笔》我是有印象的，之前他出版的诗集之类的作品，因为时间久了我也没有印象了。《品茶斋随笔》出版以后，他开始写过长篇小说，一写就是四五部，都是关于网络生活，进一步来讲是关于爱情，图个卖点嘛，这可以说是功利的。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是要养我的嘛，光柏拉图我早就饿死了。因此这一点更是他“品味人生”的一部分，没有生活的磨砺，经济的压力，想把人生品出味道来还是非常困难的。父亲一直在编杂志，一直在从事着文字方面的工作。人到了中年都会有一些感慨，但很多人没法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而还有一些人虽然表达了出来，但总感觉不是那么生活化，也就是所谓的不切实际吧。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过的也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正是这些普普通通才让“品味人生”有了更多的实际意义，能够给人们带来些东西。腰缠万贯的人没时间来看这本书，当然了，吃不饱饭的人也没这闲工夫品什么人生，肚子空了，就都空了。

父亲和许多名家有过些许的接触，大多接触都只是在我孩童时代，也就是他当记者的那段时间。虽说和这些名家多是一面之缘，但这种影响还是无穷的。他接触的大多都是榜样，有些名人我也跟着父亲接触了，其中不乏像启功、季羨林、张中行、金克木等等大家，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榜样了，但是在一个几岁的孩子眼里，有榜样力量的老头子和普通的老头子统统都是老头子。我去过张中行、季羨林先生家里，可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家有糖，这真不知道应该让人羡慕呢，还是让人觉得可笑。有人不喜欢在伟大的人旁边，因为会显得自己渺小。父亲不是这样，他在伟大的人旁边沾了点伟大的气，就是这点气冒出来，生活中，也还是能令不少人发懵。

那再说说父亲培养我吧，这个可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一环吧。常言道，子承父业，我觉得其实很受环境的影响，也并不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主要是看在什么样的大环境影响下。所以我小时候写点小作文并且发表，在现在看来还是很正常的。父母为了培养孩子，往往能布下很深的局，这本身也是对父母的考验。我小时候学围棋时，一个家属院有七八个小孩都学，我是其中一个，到了后来他们都不学了，只剩下了我一个。说到这里，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我自己愿意学而坚持下来的，其实原因并非是这样的。教围棋的老师是职业选手，他们的时间有时候会不固定，可能风和日丽的时候他们去参加比赛，但刮风下雨甚至是下着鹅毛大雪的时候就要去教棋，那么我们学棋的孩子在这样的天气就要去围棋班。这种天总不能让孩子自己去吧，家长只好陪同，久而久之，其他家长受不了了，只有我的父母毅力比较强，这才算是坚持了下来。我父母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我一味的继承，更多的希望是超越，所以父亲就是抱着这个态度来培养我的。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不能算是成功，也谈不上失败，只能说是个马马虎虎将就着看吧。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父亲认不认同这就不是我的事了。

父亲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这么日积月累积下来的，可以说是对生活的一个认知和体会，这中间的很多经历我也有所感受，即是普通人对生活的感悟。想不普通的人，可能不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升官发财的秘笈，但是因为岁月对每个人的平等，所以只要是想了解别样人生的人，在这本书里，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段蒙：本书作者段海峰之子，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上辑

忆张中行先生

曹君亚瑟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要节哀！”果然他通报的，是一个我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张中行先生过世了！虽然张先生以九十有七的高龄辞世，我心里还是有所准备，但得知这样一位有高名的老人真的走了，我还是唏嘘不已。

由于跟张老接触较多，沉痛之余，就想写点什么。怀念之文，我们读过不少，我不想把这位我敬仰的大学者写得过于悲苦，于是不避浅薄，把自己熟知的张老逸闻采撷数章。依京剧惯例，重头人物出面，必有马童先上场，翻几个跟头，舞两下枪棒，然后翘指说：“我家老爷……”写到张中行先生这位读书界、文史界的重头人物，我也不妨效马童之职，先向读者作一介绍。

张中行先生原名睿，后因字罕用，遂改今名。他 1909 年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由于学业方面兴趣广泛，因而被人推为杂家。他早期的著述，多偏于语文方面，出版有《文言文选读》、《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但真正显示出张老学识和襟怀的，则是他 80 岁以后出版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等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书店自不必说，几乎全可在地摊上买到！尤其在北京，一些书摊主只要听说张中行新作出版，马上进货，一来他们把能够出售张中行著作当作提高书摊档次的手段，二来这类书也确实好销。一个个体书店的门前，甚至有一个招牌，上写“本店经销张中行先生所有著作”之类的宣传。进得店来，还真不假，差不多最新的张中行著作，他这里都有。不消说，这位老板也是“张迷”。一般人如此，名家们亦不例外，王蒙、刘心武、林斤澜等人，也对张中行表示极大的敬重。

张中行的著作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这要看他的书。以我的孤陋寡闻，怎能窥得其堂奥？不能，也不敢去评价行翁，偷懒，抄《负暄三话》上的介绍：“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做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

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以后，国内外报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以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读书界公认，行翁以悲天悯人之怀，惜古怜今之趣，谈古论今，其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近年所罕见，因而形成一股“张中行现象”，读书人以有没有读过张中行著作划分读书档次，以有没有张中行法书、手泽为炫耀资本。

写作如此，生活中的张中行先生，也有一颗悲天悯人济世心。仍是用举轻若重之法，举两件行翁的逸闻。先举听说的，行翁所在的出版社，有一位同事丢了1000元钱，很沮丧，众人好心来劝，效果不佳，丢钱人心情还是不好。行翁闻知，拿出500元去，说：“只当是你丢500元，我丢500元，一个人的不快让两个人分担，不是可以减轻一点吗？”还有眼见的。前几年我与出版社李女士去北京组稿，顺便将行翁的稿酬3000多元送去。在行翁的办公室，行翁微笑着递过一笺空白信纸，嘱我写封信，信中要写上这笔稿酬有1000元是徐秀姗女士的。原来，由我挂名“主编”，李女士做责任编辑的行翁著作《观照集》，由徐秀姗女士帮行翁剪贴、排序、复印，还写了后记，行翁说，按说该把稿酬分她一半才对，但出版社无证明，明给，这个数目恐徐不受，所以请你这位主编写封信，言明这1000元是徐秀姗的稿酬，白纸黑字，不怕她不信！我遵命，就伏在行翁桌上把信写好，交行翁看，行翁甚为满意。

后来行翁来河南作郑汴洛之游，我与李女士有幸伴以左右，问及假信一事，行翁得意：“徐秀姗果然中计，我把你的信拿给她，她起初还不相信，我说：人家主编的信你也怀疑吗？她终于还是接了。”

我与行翁交往有数十年，耳闻目睹，受益非浅。据我亲见，对于慕名求字者，行翁总是替人家打算：既然来求字，总是捧场的，自己虽然写得不好，可怎么能拂人家这个面子呢？于是写。写完之后，盖一方“学书不成”的印章，算是自我宽慰。可是这扇门一开，蜂拥而来的文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正常的写作时间也不再能保证。

我们去拜访他，如果是谈话超过午时，他总是提出请吃饭。这样由他做东，我吃过他多次饭。每次都吃得尽兴，酒是行翁自带，喝得更更是恰到好处。他提倡节俭，饭菜总是能够恰好吃完，而客人也感到酒足饭饱，有时我会想到古典，“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和张中行先生一起吃饭，可以有双重享受，物质

的是肚子吃得舒服，精神的是可以聆听他的高论。

有一天我去一家书店，熟识的老板叫道：“张中行还写了你了！”说着拿出一本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影》，我一看，还真是有两处提到贱名。

我最初模仿张中行先生的文风，竟然有些心得。直到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时，曾听说，有评委赞我年轻却文笔老辣，于是我得以混进中国作协。其实我知道，这是学习张先生风格的结果。

和张中行先生的第一面

有一天，唐明君找到我，递上一本书：“奇书！”接过一看，是署名张中行著的《负暄琐话》，书印得不算精美，定价也不高，不像是奇书的样子。唐君说：“别看外表，看内容。”

这书我留下读了一晚，立即被作者老到的文笔，自如的行文，张弛有度的写作方式，以及渊博的知识，和名人交往的诸多趣事而吸住了。虽然篇幅不长，却趣味丛生，写人写事，又饱含深情。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悲悯之情。可以说，多年没有读过这么痛快的书了！

但是，我还没有想到过能和作者联系上。

事有凑巧，不久以后，编辑部安排我随总编辑去北京出差，任务是约稿。我和总编辑跑东跑西，到多家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约请一些名人或作者写稿。在《读书》杂志社的地下室里，我们见到《读书》的吴姓、赵姓两位女编辑，在和她们的聊稿子的过程中，她们提到了张中行的名字。

我在旁边听了，心中猛然一喜：“张中行？是那本《负暄琐话》的作者吗？”

“谁说不是呢？老先生现在在北京可有名了，是出版界深挖出来的宝贝呢！”赵编辑说。

“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去拜访，我读过他的书。”我急切地说。

两位女编辑答应帮忙，于是一人拿起电话联系，我在旁边听着，心头很是感动。都说北京人有优越感，不热心，看来不是吧。

下午，我和总编辑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见到了我仰慕的张中行先生。张先生此时正在办公桌前坐着，见我们来，热情让座，第一句话就说：“是《读书》编辑介绍来的吧，刚才她们已经打过电话了。”

张先生此时已经是八十岁了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神矍铄，和蔼可敬，眼睛相当小，却很有神。个子总有 1.75 米吧，加上他瘦，所以显得更高。坐下彼此相互介绍，张先生很自然地说起自己正在写作《顺生论》，此书还没有出版，我当然也不会看到，所以只有听。但是一旦张先生停下来，我却能插话提问：“张老，您在《负暄琐话》里，有一段意思我不明白。”这就是优势，因为细看了《负暄琐话》，所以提问就比较有的放矢，张先生当然乐意介绍和解释。

不过，他的解释在我听来，却显得高深。这不怪张先生，而是怪自己古文功底不够，因为其中许多是用典，而我却不能理解，不由得在心里暗说声“惭愧”。

随后我们提出约稿，是我们的杂志上有一个栏目，叫“名人的遗憾”，希望张先生写一写自己的遗憾。

张先生的第一反应，是否认自己是个名人。但是架不住我们劝说，只好答应下来，说：“名人不名人的糊涂帐，只好不论。”

我拿出事先买好的张先生的新著《禅外说禅》，请他题个字，张先生很乐意。他拿出便捷式的小的毛笔，工工整整写下：“一九九一年段海峰先生枉驾，不弃拙作，嘱署名，张中行。”然后是盖章，他翻检印章盒子时，同办公室的人提议：“用负翁嘛。”张先生答应，选出这方印章，盖在题款下面。

随后我们提出是否能合个影，留个纪念。张先生当然也答应，拿上他的“博士”帽，拉上同办公室的人，跟我们走到室外。后来我知道，这帽子，就是《读书》杂志的女编辑给用毛线勾的。

我们一一跟张先生合影，然后辞别出来。总编辑提议：“见到这样的名家，真是应该庆贺一下，走，吃爆肚，喝二锅头去。”

和张中行先生的书信往来

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写信的时代了。

我做编辑数十年，对于信件往返，早已习以为常。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检各地来信。一旦看到老友熟悉的笔迹，内心总是充满了喜悦，而对于那些陌生的信件，也同样充满期待，因为你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故事。

孔子说他“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我也久矣不复收到来信。对着电脑，电子信箱也空空的时候，就念起和张中行先生的书信往还。

查查张老来信的数量，有三十来封，我时常有一句话可夸口，那就是起码在我们单位，我保持着与张老最多的书信往来的纪录。

数量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微雨天气，看着窗外的风景，翻检出这位世纪老人的信札，随便打开几封来读，那也是多么有情调的事啊。最有意思的是，当我翻看一些名人的著作时，比如周作人，辜鸿铭，启功，经常会无意中跟张中行先生联系起来，因为这些名人跟他都有多多少少的联系。这时再看张中行先生的来信，读着他那些文白相间、措词工整的来信，于心情上，就更多了一份亲切。

张先生的来信，字体工工整整，页面整洁，一般以一页为限，抬头是称呼，接着是正文，及至落款，不多不少，正好满一页。所以这信，常常成为我学习的模范格式。

收到张先生第一封信时，最为激动。因为他是名人，我只是抱着试试的想法，给他写了第一封信。至于能否回信，我不敢想。那时有个最基本想法，反正是单位出邮资，我寄信又不花钱，张先生若能回信最好，回不了，我权当练习写信了。这想法虽然低俗，但却极为真实。

然而张先生真的回信了，是在冬天。我在此之前，经人介绍，和我们的总编辑一起，去北京他的办公室，拜访过他一次。跟所有初次见面的开头一样，他先是问我们如何找到他的，同时说，刚才有《读书》杂志的编辑给他打过电话，说有两位河南的编辑将要来访。我们明白，这是我们事先做的功课起作用了。

当然，更重要的功课，是我们事先都细读过他的不少文章。说不少，一点也不夸张，那就是我极其认真地读完了他的《负暄琐话》，熟知其中的部分内容，并且是带着几个问题去看望他的，那么这样的见面，就很容易进入状态。我们见过一些来访者，先是对你表示敬意，然后说早已拜读过大作，但是一聊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并不了解你，那这样的谈话，就显得难以深入。现在不同，我们单方面对他熟悉了，所以提出的话题，就很容易让张先生回答。

说到称呼，张老先生周围的人，都是称他为先生，这在北京，是老式称呼。我们也随众，称为张先生，以致于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我当面或私下，都是称之为张先生。

这简短的见面，我回来之后，写成一篇短文，发表之前，想请他看看有何不妥，于是把这文章复印一份，寄给张先生过目。于是就等来了张先生给我的第一

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

海峰先生：

大札及相片均收到，谢谢。命写文，不敢方命，已拟题为《欲赠书不得》，惟日事冗务过多，短期内未必能完成也。俟写成后当即寄上请审正。拙作《佛教与中国文化》为安徽教育出版社所印，早已买不到，我也只剩一本校本。

匆匆，即颂

编祺

张中行拜

得到这封信，我真是欣喜若狂。用欣喜若狂这个词，并不过份。因为在我读过张先生的《负暄琐话》后，暗暗地，已经决定在写作的道路上把他当作学习的对象了。以前我们的偶像，多是已经作古的，现在健在的张先生就在面前，而且能给我回信，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因为收到他的来信，这个冬天我印象深刻，甚至感觉都不太冷了。

书信往还就这样开始了。常常是，我起一个话头，向张先生询问，他几乎每信必回。到了后来，我们的关系达到熟知的程度后，他也主动来过信，询问去少林寺怎么走，问我能否去北京接他，并在信中称：“来往费用由我负担，可住我家。”能走进老人的生活里，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荣幸啊。

这三十余封信，我都保存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这是一段段令人珍惜的美好回忆，如陈年的老酒，让我沉醉，让我滋润。

和张中行先生同室而眠的日子

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难以预料。比如，能和张中行先生同室而眠，而且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近于传奇，实在是可遇不可求。能和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我一想到此，就备感荣幸。

这两次经历，一次是在洛阳，一次是在北京。

先说在洛阳。起因，是张先生有意到洛阳访古，他曾给我讲过想去洛阳的心情，但迟迟没有成行，原因一是他没有那么长的空暇，二来当时他已八十多岁高龄，外出一趟，饮食住行都要有接待方。而以我个人的条件，当时还没有这个能

力。

忽一日，我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张先生打来的，我有些惊讶，问其缘故，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到了河南。原来是当时河南省委的一位要员可以接待，而张先生此时正好有空闲，于是中原访古也就成行。

接待方这位要员，是张先生女婿的同窗，因而于公于私，接待上都合乎情理。但是要员很忙，只能陪张先生吃饭，并且拉上我作陪，但是他却没有时间陪张先生游历，于是安排他的秘书，并我和李女士三人陪同张老下午到洛阳。有车有陪同，这一行当然就极为方面。连张先生本人都表示了欣慰。

坐的汽车，比较高级，才说话间，就已经驶离市区，上了高速公路。而开车窗是自动的按钮，张先生不懂，他坐在车里嫌热了，想开一点车窗，却打不开窗口，司机见状微笑着打开窗口。张先生夸道：“这车真高级。”

到洛阳后，接待方已经把酒席安排好了。入席，我坐张先生旁边，他悄悄对我说：“秘书的来头大，所以酒席的规格也高。”我也悄悄回话：“管他呢，反正咱们吃好喝好就是啦。”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席间，众人都给张先生劝酒，张先生有一点酒量，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小小的酒瘾，所以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不过这不拒，他只是象征性地抿一口，并不敢大口地喝。尽管如此，一顿饭下来，他还是喝了有二两的样子。对于酒的好坏，他并不在意，但好酒，当然还是能喝出来的。品着这里接待的上等好酒，张先生表示了感谢。他私下里给我说：“我在家，是常喝二锅头的。”

散席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华灯初上，张先生只是让我和李女士陪着在宾馆的大厅和门外走走，不再远行。看看夜色已浓，于是就各回房间休息。接待方的安排，是李女士单独一间，秘书因为要和人谈事情，也是单独一间，而我和张先生同宿一室，原因是担心老先生晚上有事情，我可以照顾他。

进到房间，我问张先生洗澡吗？回答是当然的。老人都是喜欢泡一泡热水的，于是我把澡盆放满热水，喊他来洗。他看看热水，给我说了个故事，说当年他去山西去，也是住宾馆，叮嘱服务员放好热水，结果进房间后发现澡盆里没有热水，就质问服务员。服务员过来一看，说，这不是放得好好的吗？原来水质清冽，放出来竟然跟澡盆完全一色，他还以为没有放水呢。

张先生在洗澡，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听着浴室哗哗的水声，我想，此生竟然